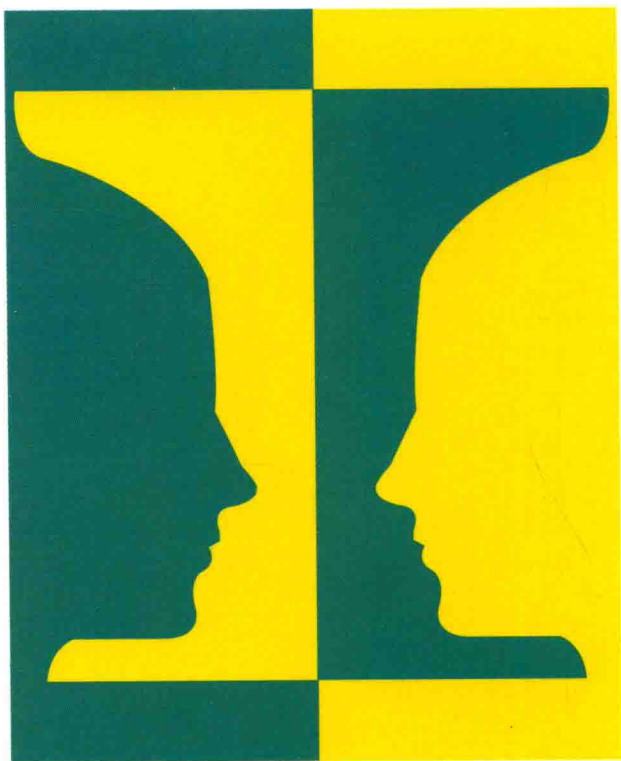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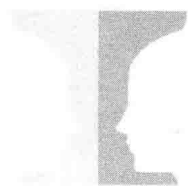
没有一种独立的精神，
没有一种自由的思想，
一个人就没有了灵魂，
一个民族就会沉沦。



九十思问

JIUSHI SIWEN

张世英 著



九十思问

JIUSHI SIWEN

张世英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九十思问/张世英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7-300-23456-4

I. ①九… II. ①张… III. ①哲学-文集 IV. ①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7404 号

九十思问

张世英 著

Jiushi Siwe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9.875 插页 2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82 00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

我的十卷本《张世英文集》(以下简称《文集》),于2014年年底交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本书收录的文字,全是《文集》以外的作品,其中第一部分“归途——我的哲学生涯”除第17篇外,已在《文集》出版前以同名于2008年出版,但未收入《文集》(《归途》原书中的“附录”部分,此次全未收入);第二部分“随想漫谈”中的20篇文章,除《孙月才〈十年文革日记〉序》一文系《文集》交稿前发表的文字,但亦未收入《文集》外,其余19篇都是《文集》交稿后这一两年的作品。

今年年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中心主任杨宗元女士来访,约我将上述两部分文章结集成册,交人大出版社出版,并主动为此书取名《九十思问》,我欣然同意。我今年九十有五,“九十”者,言其成数也。有意思的是“思问”二字:一

则我原不知“思问”之出处，经查阅典籍，始知王夫之有《思问录》一书，我对杨女士的学识顿生敬意。再则，“思问”二字，正与我这两年来为学的主要内容相契合。这两年完全算得我的余年，三个儿女对我照顾备至，我“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毫无现实生活方面的顾虑；虽体力日衰，脑力仍健，故心无旁骛，常“思”如泉涌，“问”中华文化之未来走向何方，“问”中华儿女个性解放之梦想如何实现。这些“思问”早在八九年前已经开始了，但这一两年似乎有点更明确的答案：中华文化之未来走向在于，以提高审美境界，来推动个性解放。

中华文化史上的士人，多有“身在魏阙，心在江湖”的意愿，为摆脱官场之名缰利锁，乃吟诗作赋，在审美的境界中以求个性解放之自由。此种自我之个性追求，乃中华文化史上启蒙之闪光，我们今天应继承这一传统，并吸取西方“主体性”的优点，加以提高，将追求一己之自我扩充为同时尊重他人之自我，则中华儿女个性解放实现之日，必将也是“民胞物与”的和谐社会到来之时。故本书的重点，就科目而言，重在美学方面；就思想而言，重在讲自我的独立自由和个性解放。本书第一部分“归途——我的哲学生涯”中的第17篇《还“自我”独立自由的本性》，是此次出版本书时增补的，其主要内容就是讲自我之独立自由和个性解放。本书第二部分“随想漫谈”中的文章，也重在讲美学和个性解放，其中的《审美启蒙》一文，可算是这一部分的核心，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着重一阅。

本书第二部分所收录的文章，大多已在报刊上单篇发表，此次结集出版，不免有重复之处，但为了保持各篇的独立性，未做删减，尚希读者鉴谅。思想观点等方面的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张世英

2016年6月4日

于北京北郊静林湾

目 录

第一部分 归途——我的哲学生涯

前 言	(3)
一、“无穷岁月增中减，有味诗书苦后甜” ——我的哲学启蒙老师、父亲张石渠先生	(13)
二、“苍天生我，殆为人间鸣不平者耶!” ——流浪时期的彷徨	(18)
三、“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从中学到大学	(29)
四、“荷出淤泥而不染” ——贺麟先生引领我走上了哲学之路	(38)
五、“存在就是被感知” ——冯文潜先生指导我初会西方哲学原著	(44)

六、“一即是多，多即是一”

——旁听吴宓先生“英诗”课，对“万物一如”
的哲学感受 (50)

七、“近所谓东西文化之不同，在许多点上，实即 中古文化与近古文化之差异”

——冯友兰先生指引我初识中西哲学之差异 (55)

八、“以无为本”

——汤用彤先生引领我进入了“玄远之境” (61)

九、“我对分析哲学的兴趣是出于一种游戏的爱好”

——金岳霖先生让我爱上了分析哲学 (66)

十、“哲学与文学的联姻”

——闻一多先生和他的高足彭兰女士促成了
我人生的重大转折 (71)

十一、“换了人间”

——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77)

十二、“三十年华转眼过，天涯浪迹岁蹉跎”

——在政治运动的夹缝中做学问 (83)

十三、“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回到自我的思想家园，回到学术研究的正道 (97)

十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哲学的新方向 (107)

十五、“万有相通”的哲学

- 我的《哲学导论》一书 (124)

十六、“朝闻道，夕死可矣”

- 我的《境界与文化》一书 (136)

十七、还“自我”独立自由的本性

- 我的《中西文化与我》一书 (147)

第二部分 随想漫谈

- 一、孙月才《文革十年日记》序 (157)

- 二、也谈文化“走出去” (165)

三、美感的神圣性

- 2014年11月在北大美学中心“美感的神圣性”

- 研讨会上的发言 (168)

- 四、儒学的弊端 (176)

- 五、当代美学应升华精神境界之美 (182)

- 六、评黄月的花鸟油画 (188)

- 七、崇尚科学理性 发扬民主 (192)

- 八、张世英《哲学导论》(第二版) 自评报告 (196)

- 九、世界视野下的原创性 (202)

- 十、怎样才能改变中国传统的依赖型自我观? (207)

- 十一、美是从个体到无限性母源的回归 (211)

- 十二、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 (218)
- 十三、审美与科学同根同源 (227)
- 十四、中西文化与美学的走向
——专访著名哲学教授张世英先生 (235)
- 十五、中国当代艺术的新天地 (263)
- 十六、审美启蒙 (270)
- 十七、在诗与哲的屋檐下
——访北大哲学系教授张世英 (279)
- 十八、渊明遗风何处寻 (294)
- 十九、闲谈“管闲事” (298)
- 二十、我的哲学——“万有相通” (299)

第一部分

归途——
我的哲学生涯

前 言

我出生在农村，“性本爱丘山”。小时受父亲——一个普通的中小学语文教师——的思想影响，喜爱老庄和陶渊明，养成了“少无适俗韵”、“自命清高”的性格。念初中时，便以父亲的教导——“不求闻达，要做学问中人”——为座右铭。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武汉沦陷，我离开家庭，只身到鄂西山区念高中。流浪时期的彷徨，使我悟到了一些读书救亡的道理。高中毕业后，我怀着济世救民的宏愿，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既是一个学术氛围浓厚的学术殿堂，又是一个要求政治自由的“民主堡垒”。在抗日战争的大形势和昆明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下，我一向不问政治、自命清高、向往道家境界的思想受到了直接的冲击。特别是在西南联大念书的后期，因结识我后来的夫人彭兰，并通过她，与闻一多先生有了较密切的接触，我逐渐走向现实，走向革命。第一次与闻先生见面时，他告诫我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走出象牙之塔”。从此以后，我踏上了“走出象牙之塔”之后的旅程。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些原先安心躲在象牙之塔内的老书生、老学者也一个个自愿地或不自愿地走出了象牙之塔，我那时刚近而立之年，算是先走出一步的青年“进步分子”。

从新中国成立到开始改革开放这大约 30 年的时间，是一个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以政治压倒学术、代替学术的年代。我虽然在政治运动的夹缝中也做了一些学术研究工作，但在当时“要求进步”的思想指导下，我的著作和论文大多打上了“左”的教条主义的烙印，“大批判”成了这些论著的指归。我的研究领域西方哲学，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根据当时的规定，首先是批判，批判其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针对西方哲学中马克思主义以前古典的东西，尚可在“大批判”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地吸取其中的“合理内核”，我那时的几本关于黑格尔哲学的著作和西方哲学史方面的一些论文，就是在那个固定公式下写成的。至于西方哲学中的现当代哲学，则更被判定为反动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有如洪水猛兽，令人不敢问津，即使出于某种需要在课堂上讲到它，那也只能是批判又批判。我在那个年代里也讲授过现当代资产阶级哲学课程，但课程的名称就叫作“现当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我发表的几篇关于现当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文章，题目也多带“批判”二字。

我的那些“左”的论著在当时曾得到社会上的好评与某些领导的赏识，许多报刊也常约我撰稿，由此可见那个时代的学术风尚之一斑。现在回想起来，我的那部分“大批判”文字不过是在当时政治形势下的“一唱亿和”之作。那个时代从事哲学专业的人，被称为“哲学工作者”，不能心存“哲学家”之

想，意思就是不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只能做些注释和讲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工作，或者像我这样以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哲学为专业的人，就只能做些“大批判”的工作。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虽然年轻，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共青团，没有这方面的历史包袱需要做自我批判，但我的思想检查仍然连连不断，那就是检查从小培养起来的不问政治、自命清高的思想。我在那个年代里的为学道路，是一个与各种政治运动同行的过程，是一个与批判我个人不问政治、自命清高的思想检查同行的过程。两者同行的结果，无非是以政治压倒学术、代替学术。我今天仍然认为学术应“走出象牙之塔”，但我从象牙之塔走出之后，却长期误入了一条“左”的教条主义的歧途。陶渊明诗云：“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我有感于自己从新中国成立到开始改革开放约30年里所经历过的人生道路，也写了两句：“三十年华转眼过，天涯浪迹岁蹉跎。”“三十年”者，言其成数也。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我已经常常反思新中国成立后我所走过的道路，而“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推进，我的思想更是逐渐地从教条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我仿若一个漂泊在外、“一去三十年”的游子，踏上了返回自己思想家园的归途。我感到长期套在哲学脖子上的枷锁正在打开，“光明在望”。从此以后，我回到了纯正的学术研究的道路，开始了一个真正做学问的时

期。在新的形势下，我个人的业务进展也比较大，青年时期就已萌发的哲学追求也似乎找到了一点边际。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初，我已是六十岁的老人了，苏老泉二十七发奋已恨晚，我和我的同辈人到花甲之年才有条件认真为学，未免可笑亦可悲。然而我为了找回已失去的盛年，仍以“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的精神，勤耕至今。所以我在“三十年华转眼过，天涯浪迹岁蹉跎”的诗句之后又续了两句：“故园别久思归去，犹盼日西挥鲁戈”。我幻想挥戈返回，天假我年，得偿夙愿。

改革开放至今，这又一个30年的时间里，前八九年我仍以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但已不是以“大批判”为指归，而是纯正的学术性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已出版的《黑格尔〈小逻辑〉绎注》、《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自我实现的历程——解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等著作和几篇有关论文中。我还主编了《黑格尔辞典》，其中本人亲笔撰写10万余字；又从德文原文翻译了德国著名哲学史家库诺·菲舍尔（Kuno Fischer）的《近代哲学史》一书的部分章节，定名为《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我在《黑格尔〈小逻辑〉绎注》中，对《小逻辑》一书，除逐节逐段作了较通俗的讲解外，还特别在“注释”部分下了一些苦功：一是用黑格尔注释黑格尔，即就同一问题、同一术语，不仅把散见在《小逻辑》本书各节中的相关论述集

结起来，而且把黑格尔其他著作中的相关材料也搜集在一起，使读者对同一问题、同一术语的解释可以从我的注释中得到相互参照、相互发明的便利。为了注释黑格尔的某个论点、某个术语，我常常翻遍了《黑格尔全集》。二是借用西方一些研究黑格尔的学者的讲解和注释以注释黑格尔，这实际上是采用了中国传统的“集注”的办法。我对黑格尔哲学的整体把握和评价，在那段时期里，也有一个新的转变。和“文化大革命”前着重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不同，我更多地强调黑格尔哲学对他死后的西方现当代哲学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强调学习黑格尔哲学中关于人的主体性和自由本质的意义。我现在认为，黑格尔哲学既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顶峰，更蕴含和预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以及现当代哲学的某些重要思想，例如现当代现象学的口号“回到事情本身”，其内涵和实质就可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序言关于“实体本质上即是主体”的著名命题中得到真切的理解和说明。我过去总爱说黑格尔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之集大成者，其实，我们更应该说，黑格尔是他死后的西方现当代哲学特别是人文主义思潮的先驱，现当代许多批评黑格尔哲学的大家往往是踩着黑格尔的肩膀起飞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多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或应邀到国外讲学，所讲的内容多以西方哲学、黑格尔哲学为主题。我的学术视野大大地开阔了，这与改革开放的总的形势是